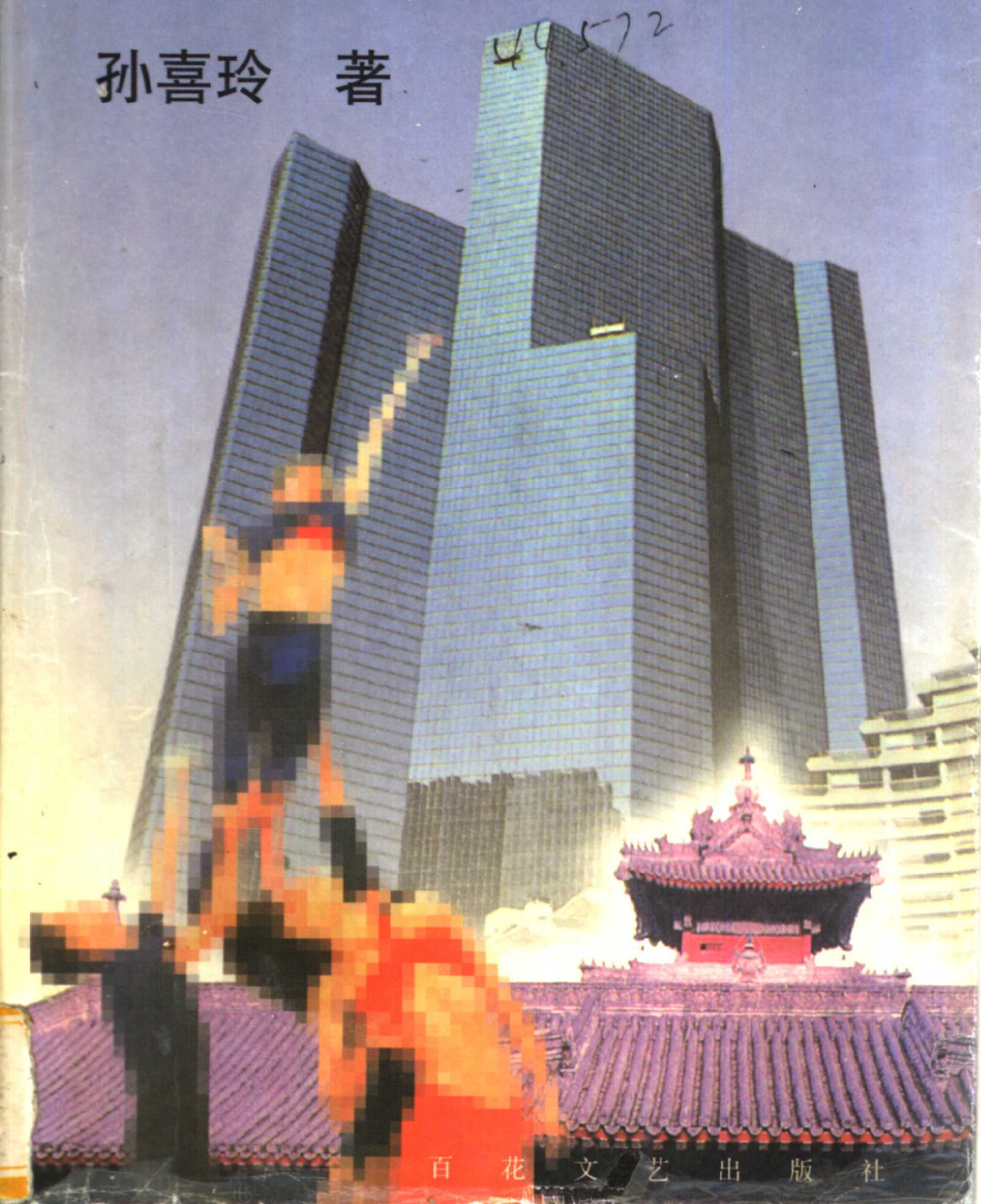


尘缘梦断

孙喜玲 著

44572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尘缘梦断

孙喜玲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尘缘梦断

作 者 · 孙喜玲

出版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电话：(022)27312757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插页 4 印张 12¹/₂ 字数 290000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ISBN 7 - 5306 - 2732 - 5 / I · 2446 定价：18.60 元

秋深了。

校园里，萧萧落木，瑟瑟残枝，一派枯寒荒凉。喷泉边几株暗淡了颜色的月季，满面灰尘地昂首挺立着，展示着一种不甘寂寞的孤独与凄凉。

黄珊茹穿着一件大红的手织粗绒线毛外套，站在教学六楼前看海报，一扭身和刚从食堂出来的赵馨碰了个正着。两人心照不宣地用微笑打了个招呼。赵馨这是第一次面对面地仔细打量黄珊茹——皮肤白皙，柳叶眉杏核眼，如果不是失之矮胖，肌肤明显松弛，该称得上小巧玲珑了。胸部高耸着，有点“硕大”的意味。拿着勺子和磁盆的手，青筋突暴、皮肤粗糙，这手相比她实际年龄显老得多。“习惯吗？”黄珊茹问赵馨。

“不习惯，很不习惯。想孩子。你呢？”也许因了年龄接近的缘故，也许是黄珊茹有那么一种家庭妇女式的厚道，陡然间，赵馨从感情上和她接近了许多。

“想，想得很。”黄珊茹告诉赵馨前几天接到了儿子的来信，忍不住当着同学的面流下了眼泪。

“能哭出来也是好的。悲则气下，至少对身体是好的。”赵馨近来常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我看这作家班里十几位女生就数咱俩苦了，别的人都比咱们快活。”

赵馨笑笑，心想，谁了解谁呢？

“你对作家班如何看？”黄珊珊问。

“很失望。”

“是的，我也很失望，瞧那些男同学。”黄珊珊的地方普通话听起来怪别扭。“男”字咬成了“蓝”。“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既浅薄又轻浮。一个个表现欲那么强，令人恶心。那天的师生对话会你参加了没有？”

“嗯，去呆了一会儿。”

“丢人现眼的，还以为自己语惊四座呢。嗨，你来晚了，没见着，有几个当众和老师吵架，那才叫张狂呢。”

“浅薄和轻浮总是相关联的。”赵馨说，她弄不懂黄珊珊所指的“像模像样”是什么。

黄珊珊愤愤然道：“我真不理解，在老师面前争什么人权和自由。上学就是来学习的嘛，跟进了渣滓洞似的，就差没喊口号了。”

“是的，别说一些微不足道的未名作家，就是中央领导、省委书记，进了学校也只能是学生。连尊重老师的起码修养都没有，还搞什么文学？我一向是称赞‘尊师敬业’的，而且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决不是以践踏别人的人格尊严为基础的。”

“你这话敢不敢放到班会上讲讲去？”黄珊珊突然激动了起来，“你为什么不站起来也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这下好了，让课里的老师以为咱们这帮人都是一个德性呢。”

“不是不敢，而是无聊。”赵馨口气很平淡。

“张口闭口作家长文学短的，就算著作等身又有什么了不起。”

“你们俩说得好热闹啊。”罗大正猛不丁地出现在她俩身后。高大的躯体肥实得吓人。那腰围煞像有六甲在身。抓着饭叉的手俏皮地捏成了“莲花指”，故作优雅地揉着眼角。

“我和小赵一见钟情啊，怎了？吃醋了？咯……”黄珊茹说着笑弯了腰，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一览无余。那种属于少女的活泼和调皮放在这张脸上有着明显的不协调。罗大正也跟着一起笑了起来，说：

“你们俩一见钟情完全可以理解，咱们班女生里的最高档次嘛。其她女人我看都是些个混饭吃的料。唉！说起来也真是悲哀。原以为自己的水平在这个班最多算个中上等。谁知竟然没有一个能超过我的，我倒成了最高档次了。昨天晚上我写了五千字，纪公子看了以后脸都变了，自己承认差我远了。别看他是大都市的作家，真比不过咱这煤矿来的。愣让我给震傻了……”

赵馨有一种快要休克的感觉，亏了肖虹女士在远处笑吟吟地向罗大正招手。

“小赵，你看那一对儿像不像许大马棒和蝴蝶迷？”黄珊茹望着罗大正和肖虹远去的背影问赵馨。

赵馨“嗤”的笑了起来，说：“你也太损了。那个肖虹是写什么的？”

“据说诗歌小说都写。”

“她们班不是放创作假了吗？她怎么还在学校？”

“老处女，没有家的。去你住的地方呆一会儿好吗？下午有课，我不想回去了。”

“好的，欢迎。你住哪里？”

“我住在《喜剧》编辑部，在那儿打零工，挣点零花钱，同时也想通过上学往省里办调动。”

两人说着来到校医院三楼的高干病房。一进门黄珊茹嚷

道：“呵，挺阔的嘛，还有电话和卫生间。多少钱一天？”

“三块。这校医院的人们对作家班学员看法不好，只让住二十天，二十天以后自己找地方搬走。我正托钟文帮我联系附近的民房呢。”

“人和人是不能比，罗大正他们住招待所，一天四块，全部报销。每门功课考够八十五分以上，还要奖励三十块，上学算出差，一天还有两块补助。”

“真是运气。”赵馨说着给黄珊珊用碗沏了咖啡，招呼她“趁热喝。”

有人敲门。

“请进。”赵馨道。

进来的是钟文。钟文瘦高挑，一口上海话，脸皮子刷白，头发焦黄而稀疏，身体瘦弱，文质彬彬，典型的“五·四”时期患有痼病的文人形象。如果再穿一件长袍，搭一条围巾，再戴一副近视镜，腋下夹几本书，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浅咳，就更“五·四”了。可惜钟文不咳嗽，只爱大口大口地吐唾沫。钟文拿来一封信，说是赵馨的。赵馨接过来，只顾了拆信。钟文和黄珊珊打了声招呼便走了。

“谁来的？情人？”

“是一个女朋友。”

“这么说，你有情人啦？”

赵馨眼睛盯着信，听了黄珊珊的判断，抬起头怔怔地看了她一眼，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吴丽芸信中说，自赵馨走后十分想念，早就该写信，就是懒得动笔。

……日子依旧过得无声无息，收到你的信，别提有多高

兴。你无法想象你的信如同你的友谊一样对我是多么的重要，尽管满纸抑郁沉重，无法令人快活，但收信本身就是一大快事，捧读三遍，心中暗暗称道：赵馨的信，就是绝好的散文，气质跃然纸上，痛苦也痛苦得有滋有味，发牢骚也发得别具风格。

想想你在外面学习两年，我在家里游手好闲两年，这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大就大吧，我这样安慰自己。我虽越来越不长进，没出息，但心里总时时想着，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你看我是否也去上上“作家班”。我有这样的想法，可身边的朋友都说我已有了大专文凭，没必要去吃那个苦，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你是否帮我出个主意？

.....

“看你那副认真劲，恨不得把信给吃肚里似的。看完了？”黄珊瑚水汪汪的眼睛钻孔似的盯着她。

“不是情人，真的。有信自故乡来嘛。你这样问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有情人？”赵馨以攻为守，读完信心情愉快了好多。

“我真的有。”黄珊瑚脱口而出，像是早就等着她发问。

“在哪儿？”

“就我们本地的，是一家刊物的主编，好得很。”

“噢，是吗？”

“我很想跟你聊聊，不知你要不要听。我的心被爱情塞得满满的，正想找个人倾吐一番呢。”

“那你吐好了，我接着。你丈夫呢？”

“我丈夫也很好，有着稳固的社会地位，儿子七岁了，又活泼又聪明。我的家庭是十分美满的。”

赵馨凝视着这张尚觉陌生的面孔，心想，一个女人，事业成

功,家庭美满,情人忠贞且能长相爱不相疑。果真如此,夫复何求呢?

“我们交朋友好吗?”黄珊茹十分热情地建议道。

“好吧。”赵馨觉得有点像小孩儿玩过家家,态度不够积极。“朋友”这个词像“爱情”一样被用滥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朋友了。其实,朋友又岂是容易交得的?

“看来你也够有魅力的,来了几天时间就把我的心掏出来了。说真的,我很幸福,幸福得都要溢出来了,总想找人说一说。可是没有哪位男女能勾起我的兴趣。说起来有意思得很。”

黄珊茹那个“很”字尾音拉得很长且带了下滑音,听起来有点滑稽。“我和我爱人的感情好着呢。我们的结合,可以说双方都是全身心地投入。这是我那口子的照片,你看。”黄珊茹打开褐色的皮夹子,从里面抽出一张发黄了的四寸黑白照。照片上的男子很英俊、很潇洒,眉宇间有一股镇定自若的神气。

“怎么样?”

“够份儿。”赵馨心想有这等男子为伴侣,且又深深相爱,还搞什么情人。命运也真是太不公平。有人一生凄风苦雨,寻寻觅觅,未见得能拥有一份真情。而有人则是太多太满,以致承受不了,比如眼前这位。

黄珊茹迫不及待地对赵馨讲述起自己的罗曼史,说:“我们小瑞的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我们小瑞对我的爱是双层的,既是一个坚定冷静、感情细腻、充满热情的丈夫,又是一个惯于宠、善于疼的父亲。所以平日我干家务很少,而且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只要他做活儿我就在他身后麻股糖似的又扭又闹,歌声不断笑声不断,直到小姑子出来训斥才罢休。你不知道,当我们的儿子出生后,我俩成天围着那张婴儿床转呀、看呀,哭一阵又笑一阵。尽管物质生活不够宽裕,精神上却十分富足。”

黄珊茹的叙述和赵馨的判断截然相反，她原以为黄珊茹是那种贤妻良母加事业型的女子。

黄珊茹声情并茂地继续讲道：

“关于我们相爱的故事很多很动人，一句半句难以说清。一次，我们地区文联办笔会，请了省里的人来，我负责陪同接待。笔会一共开了二十天。除了正常的业务活动，我就随那些作家和头儿们游山逛景，朝厮暮守。这期间我和田草相爱了。田草你听说过吗？”

赵馨漠然地摇摇头。

“我们这儿可是人人皆知的名人，散文写得漂亮得很。哪天我找一本他的集子给你看。”黄珊茹把漂亮的亮咬成了“娘”。

“后来呢？”赵馨问。

“别着急嘛，你慢慢地听着。由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俩在整个笔会期间并没有实质性的深入发展，但就感情而言，已经达到了要死要活的程度。笔会散了之后，田草走了，我也回家了。一见到我们小瑞，扑在他身上就失声痛哭起来。就这样我整整哭了一夜。小瑞坐在床头陪着我，用手摩挲着我的头发像哄孩子似的哄着我。快天亮时，他说：‘我知道我的珊珊一定是爱上别人啦，不哭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找他试一试，看和他在一起是否比和我在一起更幸福、更合适。如果你觉得那样好，我会为你着想的。一旦不行，你随时可以回来，只要你不愿离开，这儿永远是你的家。你的丈夫永远理解你，永远爱你。’你知道吗小赵，小瑞这样一讲，我更加觉着心要碎了。我经常对人讲我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指的就是这种痛苦。你能理解吗？”

“再后来呢？”赵馨问。

“后来我企图让理智战胜感情，可我实在是做不到，整天茶饭不思失魂落魄，这种折磨实在是苦得很，我无法忍受下去了，

终于还是含着眼泪告别了丈夫，到省城找他去了。”

“我们为了遮人耳目去了一个偏远的小镇，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同居了两个月。假如没有这个突破，也就是说没有这两个月，我不敢设想我将会怎样度过今生。恋人的岁月总是匆匆的。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虽然短暂，但它的充实和甘美比整个平淡无奇的一生都有意义得多。”

“小镇的边缘处有一片茂密的森林，是我俩常常散步的地方，当分手的日子逼近时，我和他又一次来到这片森林，记得那是夏日一个美丽的黄昏，阳光已经暗淡，却依旧火一般灼人。唯有森林里的空气凉浸浸的，吸一口令人神清气爽。我俩在一条依稀可辨的小路上走啊走啊，说真的，我真想就这样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我和他谁也不说一句话，心和心的交流是最准确最精细的。这样的氛围里，最美妙的语言都只能破坏情绪。太阳整个地落下去了，四周很快被包围在暮霭中。森林里的光线尤其暗淡，令人奇怪的是刚才一草一木还分明可见，刷的一下子就变成了漆黑。一种瘆人的恐怖霎时袭上我的心头，更糟的是脚下的路断了，只有一丛丛的灌木密匝匝地横在眼前，每跨一步都会有不知名的刺扎进小腿和穿着凉鞋的脚上。我们决定往回返，可万万没想到原来走过的路在夜色里丢失了。小赵你体验过吗？越是在这种危难之际，便越能体现一个男子的气概和胆魄。此时的田草显示出了超人的冷静。对我说，你站在原地，一步也不要动，我去找路，找着后来接你。我听从他的吩咐，站在那里目送他的身影被黑暗完全吞没。等待的时刻总是很漫长，剩了我一个人更加的恐惧，担心他有个什么闪失，又害怕此时忽地窜出一头野兽或是一条毒蛇来袭击我。仿佛过了一个世纪，远处传来他的呼叫声，我回答他时明显地带了几分哭腔。他大声对我说：‘别怕，路找着了，我就来接你。’这样，我

尘

缘

梦

断

们才又踏上了归途。经过一场惊吓和长时间的步行，我的脚力不支了，他就让我穿上他的大皮鞋，而他则用脚趾拖了我的高跟鞋凉鞋。最后一截路几乎是他一步一步把我背回来的。”

“告别的前一夜，理智复苏了。我有点后怕，不敢想象我们一旦被人发现将会是怎样的狼狈。我问他：‘我们在这儿住这么长时间你就不怕万一出个问题？’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他从腰间掏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说：‘怕，怎么不怕。我是有准备的，看见了？不出事便罢，一旦出事，我就拿它先杀了你再自杀。我这一生什么滋味都尝过了，就差没有要死要活的真正爱过，如今这个空白也填平了，大可死而无憾。’小赵，我觉得一个女人被自己钟爱的男子爱到这个份儿上，也算是真正活过了。”

赵馨被黄珊茹的叙述深深吸引了，既感动又感慨，十分赞同地点了点头，叹息道：“如今的男人，敢做敢当就算大丈夫了。”

“可不是嘛。女人最讨厌的莫过又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男人呢，最让人瞧不起的就是又想吃油糕又怕油了嘴。”黄珊茹说完咕咕地笑起来，赵馨也跟着笑了。两人高一声低一声正笑得开心，有人敲门。戴林穿着一件黑夹克，腋下夹着本杂志走了进来。问：

“二位说什么呢？这么投机。”

“说男人。”黄珊茹说完又笑了，两眼泪汪汪的。

“哼，三个女人骂男人，两个女人说男人，一个女人想男人。”

“混帐逻辑。”黄珊茹说。

“这是真理。”戴林说。谢了顶的脑袋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脑门宽阔得像走马场，正中一道寸许长的刀疤，无疑是亡命生涯的记载。嘴和眼睛几乎一般大，就是说嘴巴小了点，眼睛大了点。脑后勺半圈胡子似的头发弯弯曲曲，杂草一般蓬着。一张圆而大的脸夸张得很不恰当，像是不小心被谁一屁股坐扁了似

的。

戴林满面春风，得意地“哼哼”了两声，双脚开始有节奏地敲打地面，眼睛在黄珊茹的身上扫来扫去，道：

“哥们儿，我的一个中篇脱稿了，五万字，怎么样？”

“那好啊，祝贺你了。”赵馨尽量提着兴致说。感觉不像来读作家班，倒像是上了瓦岗寨。

“小赵是写啥的？”戴林问。

“我啥也不写，不会写。只是一家内部刊物的编辑，和你们不一样，是来混文凭的。”

“混就混呗，混得人多了，又不是你一个。”

赵馨笑了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老实话，咱们这一届的女同学中没一个有才气的，真令人失望。”戴林很失望。

“干嘛要对别人寄什么希望。”赵馨说，扭头看看黄珊茹，见她歪着脖子正含情脉脉地望着戴林微笑，并且分明在尽量使这微笑更加灿烂一些。一个泛爱者的形象。这形象和她刚才所叙述的伟大而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是那么的不协调，赵馨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戴林说：“小赵，不是我说你，你这人有点太正统。就是说你从大山里出来，受地方文化局限太深。思想保守封闭，一副传统式的旧中国妇女形象，这可有点不合时宜。”

“你这样看？”赵馨问。

“好多人都这样看。瞧，一件白毛衣，一身黑西服，修女似的，过时了。以后买衣服叫咱哥们儿给你挑去，保你换一副现代派风度。你见没见过大都市的现代派女郎？”

“皮毛现代派而已，见多了。无非是摩登时装包裹着没有灵魂的躯壳，外加厚颜无耻，拜金主义，再搞一点性解放。”

“小赵说话很刻薄。不过，像你们这样的女人应该在家干家务带带孩子什么的，搞什么写作，上什么大学，呸！真是的。”

“凑热闹呗。”黄珊茹说，“你年轻时爱打架？”

“打，因为这个住过监狱，荒唐得很。现在也打。刚开学，我们哥们儿几个就来了一个血洗刘家村。这档事现在还在公安局挂着呢。”

“听说你原来是搞话剧的，怎么也想起来干这行？”黄珊茹问，腔调有些发嗲。

“为爱情。我深爱着的一个女孩抛弃了我，那女孩漂亮极了，咱们全校的女孩没一个比得过。你们看看这份杂志，上面有写我的文章，我在我们那儿名气大得很。宣传部长、电视台台长都和我是哥们儿，喝醉了酒滚在一个床上睡觉的事常有。我们市委书记见了我拍着我的肩膀管我叫小戴。”

赵馨接过那本杂志，看看出处，是一本地市级的内部刊物。顺着戴林手指处见一标题曰：“谈谈戴林。”赵馨象征性地翻阅了一下塞给了黄珊茹。黄珊茹说：“我不看，我们省台介绍我用了一个星期呢，谁希罕。”黄珊茹把杂志扔给了戴林。

“你们看看嘛，这上面还引用了我的警句呢，我念给你们听听。他说，也就是我说，做人贵在真诚。爱是一种真诚，敢于背叛爱也是一种真诚。怎么样？”

赵馨想，以此类推，可以推出无数种类的真诚。拿不到就偷也是一种真诚。背叛真诚也是一种真诚。诈骗、强奸，都是一种真诚。这话当然不能出口，说出来怕自己头上也得添一条刀疤。

“你们一个个够狂的啊。”赵馨说着笑了，笑她自己心中所想的。

“我说过的，吹牛的男人碰上我就吹不成，我比他们更能吹。”黄珊茹说。

男人吹牛,女人撒谎,男人卖弄才学,女人卖弄风骚。赵馨此时清醒地意识到她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她必须学会容忍和适应,不然会得精神分裂症。

楼道里有人扯起嗓子喊戴林,戴林匆匆说明了来意:明晚他要为他的老婆孩子饯行,一句话,请客。然后应声飞出去了。

“你发现没有?小赵。”黄珊茹神秘地问赵馨。

“发现什么?”

“戴林呀。”

“怎么了?”赵馨其实明白她要说什么。

“他对我有那么点……嘻嘻……瞧他那双色迷迷的眼睛。”

“好像是有那么点。”赵馨的确感觉戴林对黄珊茹有那么点。

“我这人就是特别招人喜欢,不仅男人喜欢,女人也喜欢。我也真够伟大的。一个女人让异性喜欢比较容易,让同性喜欢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小赵你承不承认你也喜欢我?”

“承认。”赵馨这句话只有一半真。她只喜欢黄珊茹故事中的那个她,喜欢她创造的那种文学氛围。眼前的黄珊茹在她心中只能是个“十三点”。

“我就说嘛,咱们俩是班上最棒的女人。年龄不大不小,正是女人最美好的年华。说句倒牙的话,还嫩得一掐一咕嘟水呢。论修养论才华,她们哪个比得上。别看有人比咱年轻,论味道可就差远了。你说是不?嘿……”

赵馨明白黄珊茹的那个“咱们”只是在说她自己罢了。

“别那么忧郁”,黄珊茹劝赵馨道,“快活点嘛,班上有合适的就搞一个,度过这两年再说。”

赵馨看着黄珊茹,久久。

“看我干什么?不认识了?”

“看你好看呗”赵馨说

“嗯,我是好看。刚嫁给小瑞时,小瑞全家那个高兴啊,就别提了。觉着他们家能娶这么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真是太走运了。”

“是很走运。”

“不过我这人也坏得很,常想试试自己的魅力。我们那儿的地委书记严肃正经得出了名。我就和人打赌,一天时间准把他给勾过来,结果我赢了。我这次上学就是我们地委书记派车送来的。”

“了不起。”

“很好玩儿是不是?”

赵馨笑笑,不置可否。

二

油腻腻的议价食堂里,作家班的学员们围了两三桌正边侃边吃。

赵馨买了饭过来,坐在了黄珊茹身边。

罗大正问赵馨:“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在哪儿?”

“你在哪儿这很重要吗?”赵馨反问罗大正。

“告诉你,我在树上。”

“什么?”

“我在一本杂志上读了你一首诗,读你诗的感觉就如同坐在了树上。不错,赵女士,高档次。”

纪羽翔说:“赵女士有时间看看我的作品如何?咱们也互相切磋切磋嘛。”

黄珊瑚对着赵馨的耳朵悄声问：“你看纪公子像不像小炉匠？”

纪羽翔面孔黑瘦，尖削的下巴尤惹人注目，右腮边一颗黑痣大大的。

又是许大马棒，又是蝴蝶迷，又是小炉匠，莫非真的上了威虎山不成。赵馨想到这儿扑哧的一声笑了出来，差点喷饭。

“你们说什么悄悄话，乐成那样？”何田田问。

“没什么。”赵馨忍住了笑，低头顾自己吃饭了。鲁非端着碗大声唱着“一无所有”，也过来凑热闹。

“去去，一边去，这儿人够挤的，没地方了。”纪羽翔申斥鲁非。鲁非不答茬，硬是拖着一把凳子坐了过来。含着饭的嘴模糊不清地开始发表自白：

“天空的鸟儿自在飞，谁打下来属于谁。本人大名鲁非，绰号‘老枪’，眼下正着手写《毛泽东传》。房东老太太说我是一个大流氓，要轰我走，不让住了。妈的，罗大哥帮我找个地方。”

罗大正说：“给你找房子？怕坏了酒家的名声。”

“别这么抬举我，咱们彼此彼此。没听说吗？咱们都让人给编到威虎山里了。人称你是许大马棒，肖虹是蝴蝶迷，不知道给我封了个啥角色。”

“百鸡宴里偷鸡的。”黄珊瑚抢过鲁非的话头说，全桌哄然。

云南来的白族汉子诺拉用艰难的普通话朗诵道：

“你是一轮辉煌的太阳，草原处处闪耀着你的光芒，你是一支大号老枪，野猪见了你也无法躲藏。”接着又是一阵哄笑。

何田田白了诺拉一眼，起身加菜去了，诺拉问罗大正：

“你看何田田的眼睛像什么？”

“像什么？”

“像牛鸡巴。”